



故事里的文学经典

●丛书主编 庆振轩

唐五代词

张馨心 著



兰州大学出版社

●丛书主编 庆振轩



故事里的文学经典



兰州大学出版社

(原书封面已破损, 页码、装帧、印刷等均有影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故事里的文学经典·唐五代词 / 张馨心著. —兰州: 兰州大学出版社, 2013. 9

ISBN 978-7-311-04261-5

I. ①故… II. ①张… III. ①词(文学)—诗歌欣赏—中国—唐代 ②五代词—诗歌欣赏 IV. ①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20441 号

策划编辑 张 仁
责任编辑 张 仁
装帧设计 张友乾

书 名	故事里的文学经典·唐五代词
作 者	张馨心 著
出版发行	兰州大学出版社 (地址:兰州市天水南路 222 号 730000)
电 话	0931-8912613(总编办公室) 0931-8617156(营销中心) 0931-8914298(读者服务部)
网 址	http://www.onbook.com.cn
电子信箱	press@lzu.edu.cn
印 刷	白银兴银贵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mm × 1020 mm 1/16
印 张	8.75
字 数	138 千
版 次	2013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4 月第 2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11-04261-5
定 价	17.50 元

(图书若有破损、缺页、掉页可随时与本社联系)

学海无涯乐作舟

——“故事里的文学经典”系列序言

北宋文坛领袖欧阳修曾说：

立身以求学为先，求学以读书为要。

欧阳修是一位政治家、思想家、改革家，也是一位教育家，他认为人生如果要有一番作为，就要努力求学读书。千余年过去，时至今日，立志向学，勤奋读书，教育强国，已经形成社会共识。然而读什么书，如何读书，依然是许多人困惑和思考的问题。

人们常说“开卷有益”，又说“好书不厌百回读”，所谓的好书、有益的书，应该指的是经典作家的经典作品。何谓经典？瑞士作家赫尔曼·黑塞在《获得教养的途径》中认为，经典作品是“我正在重读”，而不是“我正在读”的书。人文学科都有各自的经典作家和经典作品，诸如“哲学经典”、“史学经典”、“文学经典”等等。范仲淹曾经说过：“劝学之要，莫尚宗经。宗经则道大，道大则才大，才大则功大。”（《上时相议制举书》）儒家把《诗经》、《尚书》、《仪礼》、《乐经》、《周易》、《春秋》尊为“六经”，文人学士研修经典的目的是为了经世致用，“六经之旨不同，而其道同归于用”。“故深于《易》者长于变，深于《书》者长于治，深于《诗》者长于风，深于《春秋》者长于断，深于《礼》者长于制，深于《乐》者长于性。”（陈舜俞《说用》）范仲淹与其再传弟子陈舜俞都是从造就经邦济世的通才、大才的角度论述儒家经典的。但古人研读经典，由于身份不同、目的不同，取径也不尽相同。郭绍虞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指出：“古文家、道学家和政治家一样的宗经，但是古文家于经中求其文，道学家于经中求其道，而政治家则于经中求其用。”

就文学经典而言，文学经典指的是具有深厚的人文意蕴和永恒的艺术价值，为了一代又一代读者反复阅读、欣赏、接受和传承，能够体现民族审美风尚和美学精神，具有广阔的阐释空间和当代存在性，能不断与读者对话，并带来新的



唐五代词

发展,让读者在静观默想中充分体现主体价值的典范性权威性文学作品。“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论。”(刘勰《文心雕龙·宗经》)

由于经典之作要经历时间和读者的检验,所以经典作家、经典作品经典化的过程会给我们一些有益的启示:读者和作家一起赋予了经典文学的经典含义。即就宋词而言,词体始于隋末唐初,发展于晚唐五代,极盛于两宋。但在宋代,词乃小道,不登大雅之堂,终宋一代,宋词从未取得与诗文同等的地位。欧阳修在《归田录》中曾记载:

钱思公(惟演)虽生长富贵,而少所嗜好。在西洛时,尝语僚属言:平生唯好读书,坐则读经史,卧则读小说,上厕则读小词。盖未尝顷刻释卷也。

虽然欧阳修之意在赞扬钱惟演好读书,但言及词则曰“小词”,且小词乃上厕所所读,则其地位可知。即就宋代词坛之大家如苏轼,在被贬黄州时,为避谤避祸,开始大量作词;辛弃疾于痛戒作诗之时从未中断写词的事实,也可略知其中信息。直至后世的读者研究者,越来越感知和发现了词体的独特的魅力——“词之为体,要眇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诗之境阔,词之言长”(王国维《人间词话》),才把词坛之苏辛,视如诗坛之李杜,赋予了宋词与唐诗相提并论的地位。

其他文体中如元杂剧之《西厢记》、章回小说之《水浒传》,也曾被封建卫道士视为“海盗诲淫”之洪水猛兽而遭到禁毁,但名著本身的价值、读者的喜爱和历史的检验,奠定了它们经典之作的地位。

在一些经典作品经典化的过程中,读者甚至参与了经典作品的创作。李白的《静夜思》就是一个典型的个例。从文献学的角度看,宋代刊行的《李太白文集》、《李翰林集》中《静夜思》的原貌为:

床前看月光,疑是地上霜。

举头望山月,低头思故乡。

当代著名学者瞿蜕园、朱金城、安旗、詹瑛所撰编年校注、汇释集评本《李太白集》也全依宋本。但从明代开始,一些唐诗的编选者(读者)开始改变了《静夜

思》的字句,形成了流行今日的李白的《静夜思》: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所以,经过了历史长河的淘洗和历代无数读者检验而存留至今的中华文明宝库中的经典文学作品,是中华民族精神智慧的结晶。那么,在大力弘扬与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今天,我们应该怎样学习阅读自《诗经》、《楚辞》以来的文学经典?古人的一些经典之作和经典性论述可以为我们借鉴。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这是苏轼在元丰七年四月,自九江往游庐山,在山中游赏十余日之后所写的《题西林壁》诗。一生好为名山游的苏轼,在畅游庐山的过程中,庐山奇秀幽美的胜景,让诗人应接不暇。苏轼于游赏中惊叹、错愕,领略了前所未有的超出想象的陌生的美感。初入庐山,庐山突兀高傲,“青山若无素,偃蹇不相亲。要识庐山面,他年是故人。”移步换景,处处仙境,诗人喜出望外,“自昔忆清赏,初将杳霭间。如今不是梦,真个在庐山!”庐山幽胜美不胜收,于是诗人在《题西林壁》这首由游山而感悟人生的诗作中,寄寓了发人深思的理趣。苏轼之后,人们从不同的角度解读诗作给予人们的启悟。王国维《人间词话》中说:

诗人对于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

而苏轼的《题西林壁》正是诗人对于人生对于庐山既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的带有特有的东坡印记的智慧之作。古往今来,向往庐山,畅游庐山的游人难以数计,而神奇的庐山给予游人的感触各有不同,何以如此呢?因为万千游客,虽同游庐山,但经历不同,观赏角度有别,学识高下不一,游赏目的异趣,他们都领略的是各自心目中的庐山,诚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也正如钱钟书《谈艺录》中所说:“盖任何景物,横侧看皆五光十色;任何情怀,反复说皆



千头万绪。非笔墨所易详尽。”所以，换个角度看世界，世界会更加丰富多彩；换个角度看人生，现实人生就会更具魅力；换个角度读经典，你会拥有你自己的经典，经典会更加经典。

千江有水千江月，千江水月各不同。古今中外的许多经典作家正是以独特的眼光观察大千世界，以独到的思维角度思考人生，以生花妙笔写人叙事，绘景抒情，继往开来，推陈出新，创造出一部部永恒的经典。“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经典之所以为经典，其要因之一就是经典作家能够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上，眼光独到，视点独特，思想深邃，能发前人之所未发。即以被称为“拗相公”的王安石为例，作为勇于改革的政治家，思想深刻的思想家，他的诗、文、词创作都具有鲜明的个性特色。四川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选注的《宋文选·前言》中说：

王安石的文章大都是表现他的思想见解，为变法的政治斗争服务的，思想进步故识见高超，态度坚决故议论决断。其总的特色是在曲折畅达中气雄词峻。议论文字，无论长篇短说，都结构谨严，析理透辟，概括性强，准确处斩钉截铁，不可移易。

这一段话是评价王安石散文风格的，用来概括他的诗词特色也颇为恰切。王安石由于个性独特，识见高超，所以喜欢做翻案文章。他的这一类作品不是为翻案而翻案，而是确有独到深刻的见解，其《读史》、《商鞅》、《贾生》、《乌江亭》、《明妃曲》均是如此。即以其《贾生》而言，司马迁《史记》有《屈原贾生列传》，对贾谊的同情叹惋之意已在其中。李商隐因自己人生失意，对贾谊抑郁失意更为关注，其《贾生》诗曰：

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

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

这首咏史诗在切入点的选取上颇为独到，在对贾谊遭际的咏叹抒写之中，蕴含着深沉的政治感慨和人生伤叹，而这种感慨自伤情怀颇能引起后世怀才不遇之士的情感共鸣，给予了高度评价。但王安石评价历史人物的着眼点则跳出了个人人生君臣遇合的得失，立足于是否有益于世有助于时的角度，表达了独



特的“遇与不遇”的人生价值观。遇与不遇,不在于官场职位的高低,而在于胸怀谋略是否得以实行,是否于国于民有益:

一时谋议略施行,谁道君王薄贾生。

爵位自高言尽废,古来何啻万公卿。

以人况己,以古喻今,振聋发聩,这样的诗作才当得上“绝大议论,得未曾有”的美誉。无论是回首历史,还是关注现实,抑或是感受人生,往往因作者的视角不同,立场观念有别,而感发不一,所写诗文,各呈异彩。

但是我们在阅读体验中还发现了一些很有趣的现象:读者有时所欣赏的并不是作者的得意之作,而有时候作者所自珍的,读者却有微词。欧阳修《六一诗话》有这样一段文字:

晏元献公文章擅天下,尤善为诗,而多称引后进,一时名士往往出其门。圣俞平生所作诗多矣,然公独爱其两联,云“寒鱼犹著底,白鹭已飞前”,又“絮暖紫鱼繁,露添莼菜紫”。余尝于圣俞家见公自书手简,再三称赏此二联。余疑而问之,圣俞曰:“此非我之极致,岂公偶自得意于其间乎?”乃知自古文士不独知己难得,而知人亦难也。

欧阳修这种阅读体验不止一端,刘攽《中山诗话》记载:永叔云:“知圣俞者莫如某,然圣俞平生所自负者,皆某所不好。圣俞所卑下者,皆某所称赏。”于是也感慨知心赏音之难。

正因为知心赏音之难,所以古人强调阅读欣赏应该知人论世。于是了解探究历史,就有“纪事本末”类的系列著述。阅读欣赏诗词,即有《本事诗》、《本事词》、《词林纪事》、《唐诗纪事》、《宋诗纪事》、《明诗纪事》、《清诗纪事》等著作;阅读唐宋散文,也有《全唐文纪事》、《宋文纪事》之类的著述。对于读者而言,这些著述有助于我们由事知史,由事知人,进而由事知诗,由事知词,由事知文;或者说有助于我们加深对相关诗、词、文的深入了解。正是从这个视点出发,出于弘扬传统文化,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兰州大学出版社策划出版“故事里的文学经典”、“故事里的史学经典”、“故事里的哲学经典”(统称为“换个角度读经典”)系列丛书,同样出于历史使命感,我们愉快地接受了“故事



里的文学经典”系列的撰写工作,首批包括《故事里的文学经典之唐五代词》、《故事里的文学经典之唐文》、《故事里的文学经典之宋文》、《故事里的文学经典之北宋诗》、《故事里的文学经典之南宋诗》、《故事里的文学经典之元曲》、《故事里的文学经典之唐诗》、《故事里的文学经典之宋词》。

当凝聚着丛书的策划者和撰著者共同心血的著述即将付梓之际,我们为和兰州大学出版社这次愉快的合作感到由衷的高兴,因为共同的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目标,出好书就成为我们共同的意愿,所以撰写以至出版的一些具体问题,就很容易通过沟通达成一致。参与丛书撰写的同仁均长期从事中国古典文学的教学科研工作,怎样让经典文学作品走出大学的讲堂,走向社会,走向千家万户,是我们长期思考的问题;而由学者在一定研究基础上撰写的,面向更为广大的读者群的融学术性的严谨和能给予读者阅读的知识性、愉悦性则是出版社策划者的初衷。合作的愉快也为我们下一步自汉魏至明清诗、词、文部分的写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由“本事”或者说由“故事”入手诠释阅读文学经典是我们的共识。

那些与诗、词、文密切相关的“本事”,在古典文学名篇佳作的赏鉴研读中,主要是指与相关作品的创作、传播以及作家的生平遭际有关的“故事”,抑或是趣事逸闻,其本身就是最通俗、最形象吸引读者的“文学评论”,许多流誉后世的名篇佳作,几乎都伴随有引人入胜的“故事”或传说。这些故事或发生于作家写作之前,是为触发其写作的契机,所谓“感于哀乐,缘事而发”;或是出于一种自觉的责任感使命感,“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而有些诗文本身就在讲故事,史传文学本身就与后世小说特别是传奇小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唐宋散文中的一些纪传体散文名篇诸如《张中丞传后叙》、《段太尉逸事状》、《杨烈妇传》、《唐河店姬传》、《姚平仲小传》等颇具小说笔法。即如范仲淹之《岳阳楼记》,王庭震《古文集成》中也记述说:

《后山诗话》云:“文正为《岳阳楼记》,用对语说时景,世以为奇。尹师鲁读之,曰:‘传奇’体耳!”《传奇》,唐裴铏所著小说也。

有些诗歌也是感人的叙事诗,在很多读者那里了解的苏小妹的故事,只是民间的传说,得之于话本小说《苏小妹三难新郎》、近年新编的影视作品《鹊桥仙》等。人们出于良好的心理愿望,去观看欣赏苏小妹和秦观的所谓爱情佳话,

让聪明贤惠的苏小妹和苏轼最得意的门生秦观在虚构的小说、戏曲、影视作品中成就美好姻缘，而不去考虑受虐病逝于皇祐四年(1052)的苏洵最小的女儿、苏轼的姐姐八娘，和出生在皇祐元年(1049)的秦观结为秦晋之好是根本不可能的！而苏洵的《自尤》诗即以泣血之情记述了爱女所嫁非人，被虐致死的锥心之痛。但长期以来，由于资料的散佚，一些研究苏轼的专家对此亦语焉不详，台湾学者李一冰所著《苏东坡新传》即曰：

苏洵痛失爱女，怨愤不平，作《自尤诗》以哀其女(今已不传)。

我们依据曾枣庄先生《嘉祐集笺注》收录了《自尤》诗并叙，并未多加诠释，因为诗作本身就为我们含悲带愤地讲述了一个凄惨的八娘的短暂的一生的悲剧故事。苏小妹不是一个传说！

当然，也有一些故事发生在诗作传播之后，如《舆地广记》和《艇斋诗话》都记载，苏轼“为报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传到京城，章惇认为东坡生活快活安稳，于是又把诗人贬到海南。但是不论诗人是直书其事，还是借史言事，是因事论事，还是即事兴感，与诗作相关与诗人遭际相关的故事，都有助于我们对经典诗文在知人论世的基础上去读解诠释。

在“换个角度读经典”系列丛书之“故事里的文学经典”(第一批)将要出版发行之际，我们对兰州大学出版社的张仁先生、张映春女士为之付出的大量心血和兢兢业业一丝不苟的敬业精神表示由衷的感佩；对兰州大学文学院党政领导班子，特别是张炳成同志对于丛书的写作出版自始至终的关注支持深表感谢。同时，由于切入角度不同，对于相关诗、词、曲、文名篇的诠解也仅是我们的一得之见，所以我们热望广大读者多提宝贵意见，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乐作舟，愿读者诸君和我们一起愉快阅读经典的同时，换个角度，读出我们各自心目当中的经典。

庆振轩

二〇一三年八月于兰州





目 录

唐代词

一声玉笛向空尽,月满骊山宫漏长 ——唐明皇与杨贵妃的爱情故事	002
长门尽日无梳洗,何必珍珠慰寂寥 ——梅妃的《一斛珠》词	006
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 ——李白的《清平调》词	008
西风残照,汉家陵园 ——李白的《菩萨蛮》和《忆秦娥》词	011
金步摇,玉条脱 ——温庭筠捷对诗词	013
此情谁得知 ——温庭筠的《菩萨蛮》词	016
斜风细雨不须归 ——张志和词中的隐逸情怀	018



长恨人心不如水,等闲平地起波澜	
——刘禹锡的贬谪词	025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还有晴	
——刘禹锡的爱情词	032
江南何日更重游	
——白居易与刘禹锡的《忆江南》词	033
昔日青青章台柳	
——韩翃的《章台柳》词	037
三生石上旧精魂	
——袁郊的《竹枝》词	040
词中兵法	
——易静《兵要望江南》词	043
眉黛远山攒,芭蕉生暮寒	
——卢绛与耿玉真的《菩萨蛮》词	048

吴越词

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	
——吴越王钱镠的爱情词	052
别是一般滋味子,永在我依心子里	
——吴越王钱镠的乡情词	055

前后蜀词

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	
——韦庄的《菩萨蛮》词	058
那边走,者边走,莫厌金杯酒	
——王衍的《醉妆词》	063
冰肌玉骨清无汗,水殿风来暗香暖	
——孟昶词中的花蕊夫人	065

南唐词

桃李休要夸烂漫,已输了春风一半	
——以词劝谏的王感化	070
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	
——李璟与冯延巳的论词故事	074

重瞳惹猜忌,钟隐得存身	
——李煜的《渔父词》	076
他年蓬岛音尘绝,留取尊前旧舞衣	
——从韩熙载《杨柳枝》词看南唐政治形势	079
南唐外交中成功的美人计	
——陶穀的《风光好》词	085
凭阑惆怅人谁会,不觉潸然泪眼低	
——李煜词中的大周后	087
花明月暗飞轻雾,今宵好向郎边去	
——李煜词中的小周后	091
别巷寂寥人散后,望残烟草低迷	
——李煜破城词《临江仙》	093
最是仓皇辞庙日	
——李煜《破阵子》词	095
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李后主的绝命词	097

敦煌词

枕前发尽千般愿	
——敦煌词中的爱情词	100
莫攀我,攀我心太偏	
——敦煌词中的伎情词	102
情事共谁亲	
——敦煌词中的风情词	105
权隐在江河,龙门终一过	
——敦煌词中的文人词	108
富不归,穷不归,死不归	
——敦煌词中的商旅词	113
欲他征夫早归来	
——敦煌词中的思妇词	115
流传河西的孟姜女故事	
——敦煌词中的《捣练子》词	117
百岁转瞬过,人生当如何	
——敦煌词中的生命词	122





唐代词

唐代是词体初兴的时期，这一时期的词作形式很像是诗歌中的绝句，句式短小，语句比较整齐，押韵也和诗歌相似。词体和音乐的密切联系是从唐代就开始的。无论是擅长作词的温庭筠，还是喜欢欣赏词作的唐玄宗、唐肃宗，都很习惯于将词作配乐演奏，白居易所作的《竹枝词》更是从民间流行的歌谣演变而来的。由于处在形成的初期，这一时期词作的内容和风格多种多样，爱情、友情、乡情、隐逸情怀，甚至谈兵论战等都出现在唐代的词作中，可以看出明显的探索中的词体创作特色，与成熟的宋代词作风格迥异，别具特点。



一声玉笛向空尽，月满骊山宫漏长

——唐明皇与杨贵妃的爱情故事

唐玄宗李隆基是一位多才多艺的皇帝，唐代南卓的《羯鼓录》说他通晓音律，在音乐上十分有天赋，凡是丝竹管弦之类的乐器，他都可以演奏得十分出色。除此之外，李隆基还时常自己作词作曲，有一年的二月初，适逢雨过天晴，柳叶杏花隐隐待发，景色明丽喜人，李隆基看到这一幕，命高力士取来羯鼓，现场即兴击奏了一曲《春光好》。演奏完毕之后，发现刚才还隐约萌芽的柳杏此时都已经绽放了，玄宗指着柳杏笑道：“就为了这件事，也该叫我‘天公’才是！”除了这首《春光好》，李隆基的《秋风高》也是首绝妙入神的乐曲。每当秋高气爽之时演奏这首曲子，就会从远处吹来秋风，转瞬间风雨飒然。

唐玄宗所作的最出名的曲子当是《霓裳羽衣曲》，有记载说，是玄宗登三乡驿望女儿山时所作。同时，还有一种更为传奇的说法，称玄宗与罗公远一同赏月，罗公远将一枝桂花抛向空中，桂枝化为银色的桥，公远邀请玄宗一同登桥，过桥后行至月宫，月宫之中正有数百名仙女伴着音乐起舞，玄宗觉得这名为《霓裳羽衣》的乐曲十分动听，暗暗记了下来，自月宫回来后即召伶人模仿其音调，作了《霓裳羽衣曲》。乐曲悠扬动听，配上舞蹈更是相映生辉，玄宗十分喜爱这首乐曲，更重要的是他宠爱的杨贵妃也非常擅长跳霓裳羽衣舞，因此这首舞曲是宫廷中时常上演的曲目。当时的大臣张说在描述华清宫时就特意提到了霓裳羽衣舞的上演。

天阙沉沉夜未央，碧云仙曲舞霓裳。

一声玉笛向空尽，月满骊山宫漏长。

由于乐曲和舞蹈的精美，不只是在宫廷中备受推崇，更在开元、天宝间盛行一时，唐代诗人对此舞亦多有描绘。白居易在《霓裳羽衣舞歌和微之》中对霓裳羽衣曲的乐曲、伴奏乐器、舞蹈形式、舞者衣着打扮等都作了详尽描绘，称赞此



舞曲道：“千歌万舞不可数，就中最爱霓裳舞。”但随着唐王朝的衰落崩溃，一代名曲《霓裳》竟然“寂不传矣”。实际上到了中唐时期，此曲已被许多人淡忘。五代时，南唐后主李煜得残谱，昭惠后周娥皇（大周后）与乐师曹生按谱寻声，补缀成曲，并曾一度整理排演，但已非原味了。南宋时姜夔旅居长沙，偶然发现了商调霓裳曲的乐谱十八段，他为“中序”第一段填了一首新词，即《霓裳中序第一》，连同乐谱一起被保留了下来，词如下：

亭皋正望极。乱落江莲归未得。多病却无气力。况纨扇渐疏，罗衣初索。流光过隙。叹杏梁、双燕如客。人何在，一帘淡月，仿佛照颜色。幽寂。乱蛩吟壁。动庾信、清愁似织。沈思年少浪迹。笛里关山，柳下坊陌。坠红无信息。漫暗水、涓涓溜碧。漂零久，而今何意，醉卧酒垆侧。

另一个有神异色彩的故事是玄宗作《凌波曲》。传说玄宗在洛阳的时候，梦到了一位身着大袖宽衣，容貌美艳的女子，这名女子自称是凌波池中的龙女，平日里护驾辛苦，希望玄宗赐曲一首，以彰其功。玄宗在梦中用胡琴为之作《凌波曲》，龙女拿到乐曲后再拜离去。玄宗醒后仍然记得这首曲子，后来在凌波池前演奏此曲时，就有神女从池中现身，细看起来，这神女正是玄宗梦中所见的龙女。

唐玄宗在历史上出名并不仅仅因为他的帝王身份或是音乐才能，更是因为他与杨贵妃的一段缠绵爱情。杨贵妃不仅容貌出众，同时也是一位才女，她曾写了《阿那曲》送给善于跳舞的侍儿：

罗袖动香香不已，红蕖袅袅炊烟里。
轻云岭上乍摇风，嫩柳池塘初拂水。

其中“罗袖动香香不已”一句因为出色传递了舞者的神髓而深为后世推崇，能写出这样的词句，与杨贵妃通音律、善舞蹈是分不开的。玄宗的得意之作《霓裳羽衣曲》，杨贵妃的演绎最为传神，醉中跳来更是风流婉转，使人方知回雪流风，可以回天转地。玄宗十分宠爱杨贵妃，专门为她打造了金步摇，亲自插在杨贵妃鬓间，并且对宫人说：“我得到杨贵妃，真是如获至宝啊！”



唐五代词



虢國夫人游春卷

唐玄宗对杨贵妃的宠爱不论是非、惠及家人，不仅杨国忠和杨贵妃的姐妹们权势熏天，恩赏无边，就连杨家的奴仆都敢在众目睽睽之下冲撞公主和驸马。事后公主向玄宗哭诉，可玄宗的处理方法竟然只是杀掉杨家那名闯祸的家奴，并没有对杨家做任何实质性的惩罚，可对公主方面却不抚反怨，免掉了驸马的官职，还命驸马不得朝谒，这是极度恩宠之下，完全不考虑公允的表现。杨家得到了这样的信息，马上恃宠而骄，恣意妄为，就连出入宫廷禁门也是横冲直撞，完全没有避讳，这使满朝文武大臣敢怒而不敢言，一时之间，杨家权势熏天。有市井民谣说，“生女勿悲酸，生男勿喜欢”，“男不封侯女作妃，看女却为门上楣”，对杨贵妃一人得宠带给全家的荣耀和声名十分艳羡。正因为如此，安史之乱时的马嵬兵变将矛头直指杨贵妃和她身后的杨家，认为之所以天下大乱，皆因杨贵妃得宠而起，玄宗迫于压力，不得已赐死了杨贵妃。宋代李冠的《六州歌头》词感怀了玄宗李隆基与杨贵妃的爱情故事和马嵬兵变的经过。



唐五代词

• 004 •

凄凉绣岭，宫殿倚山阿。明皇帝。曾游地。锁烟萝。郁嵯峨。忆惜真妃子。艳倾国，方姝丽。朝复暮。嬪嫔妒。宠偏颇。三尺玉泉新浴，莲羞吐、红浸秋波。听花奴，敲羯鼓，酣奏鸣鼙。体不胜罗。舞婆娑。

正霓裳曳。惊烽燧。千万骑。拥雕戈。情宛转。魂空乱。蹙双蛾。奈兵何。痛惜三春暮，委妖丽，马嵬坡。平寇乱。回宸辇。忍重过。香瘞紫囊犹有，鸿都客、钿合应讹。使行人到此，千古只伤歌。事往愁多。

兵变随杨贵妃和杨国忠的死去结束了，玄宗却始终不能忘情，离开马嵬坡后，玄宗行至斜谷口，恰逢阴雨天气，在栈道之中听到铃声隔山相应，勾起了玄宗悼念杨贵妃的情思，于是模拟雨中铃声作《雨霖铃》曲，以寄托哀思。宋代词人